

人生百味

古今拒不受礼二三事

文/苏华

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每当想到于谦的《石灰吟》，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。他那清白的高尚情操，是多么可贵啊！古往今来，“廉洁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“不受礼”是廉洁的基本素质。

包拯机智过人、不畏权贵、不徇私情，更重要的是他清正廉洁，所以名传千古，流芳百世，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包青天”。

同样还有“保廉重于保身”的故事，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北宋时，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，患有严重的气喘病，发病时连呼吸都很困难。大夫为他开出处方，用紫团山参配药煎熬饮服，其疗效最好。但是，这味名贵的药品药店缺货。恰巧，有

一位外任官薛师政从河东回来，送他数两紫团参以治病。谁知王安石保廉重于保身，谢绝馈赠。他说：“我平生没有用过紫团参，也活到了今日。只怕收了此参，气喘病治好了，我又会添上一个‘心病’”。王安石尽管身居相位，保廉重于保身，其清正廉洁之风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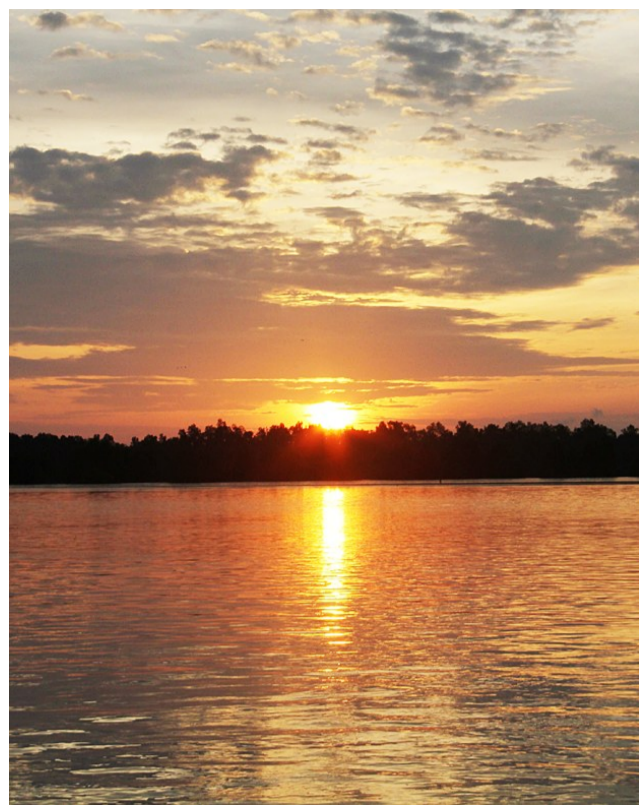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亦有许多高风亮节的故事。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与自由奋斗一生，功勋卓著。但临终时只留下一些生前的衣物、书籍，还有华侨为他募捐购买的住宅。

陈云不受礼，有口皆碑。李春撰写的《陈云的遗产》：“1976年后，一些老同志在他的关怀下恢复工作，为表心意，一位老同志搬来一

纸箱葡萄，他坚决地说：“带回去。”经过反复推让，他改口：“那好，我尝5颗。”果真他摘了5颗葡萄，送友出门。多么真挚的感情，多么伟大的胸怀。

如今，繁华的社会更需要廉洁。国家总理朱镕基严于律己，举世皆知。他不题词、不受礼、不请、不剪彩、不批条子。因此，他在老百姓眼中是一位清廉，威望高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愧民的好总理。

古今廉官，因其“清白”，被百姓代代称颂，成为教育子孙的优良题材，是中华美德的重要一部分，引领了一代又一代社会正气。一代代的清廉之人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，书写了中华史中的廉洁清明、清正为民的不朽篇章。



古华风

落日

摄/丁春瑜

望海阁闲话

深翻田

文/褚伯葵

说起“深翻田”，就要想到1958年大跃进、“三化”和浮夸风，当时农村实行“三化”，即编制军事化；居住集体化，每个连的男、女分别集中居住；生产战斗化，统一指挥，统一劳动。

深翻土地也是大跃进的产物。那时由于盛行浮夸风、伪科学，认为土地深翻后就能夺高产，产量高就叫做放“卫星”。所以，秋收后大搞深翻土地，深翻的深度越来越深。

现在，青村镇陶宅村第3村民小组有一块面积约有3亩的农田，大家都叫“深翻田”。当时，我读初中，虽然没有参加深翻劳动，但我是目击者，因为深翻田就在我家的河东。

1958年，为亩产粮食超万斤，当时的连（村）负责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，决定搞一块深翻试验田，产量争取放“卫星”。于是组织劳动力日夜不停地进行轮番深翻，深翻用的工具是铁铧和铁锹，靠人力挖；至于深翻田能否高产，谁也不敢怀疑，大家只顾热火朝天地翻，谁翻得深，翻得快谁就先进，工地上红旗招展，喊声连成一片，每到晚上，汽油灯、马灯等全用上，景象壮观。深翻的深度要求达到60厘米，为了达到这个深度，负责深翻的干部，经常要用尺来测量，如果深度不够，不但要批评，还要返工。

深翻时，把农田下面的泥土翻起来后，把原来上面的土填在下面，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不停地深

翻，终于把这块3亩头田翻了个底朝天。后来大家把这块田称为“深翻田”，现在这个村民小组60岁以上的村民，都知道那块田叫“深翻田”。

后来证明，“深翻田”不但得不到高产，反而比原来减产。种庄稼要精耕细作，这是种田的基本经验，深翻到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，决不是越深越好；事情走向极端了，违背了客观规律；因为刮浮夸风、违反科学，把肥沃的熟土填在下面，把翻上来的生土放在上面，这种缺肥、板结的泥土不会长出好庄稼，所以深翻田不但得不到高产反而低产。这就是1958年大跃进、“三化”和浮夸风的结果，违背了科学种田，劳命伤财、得不偿失。

展痕处处

印象九寨沟

文/李丰

九寨沟被誉为童话世界、人间仙境。沟内有荷叶、树正等9个古老的藏族村寨，雪峰、瀑布、泉水、湖泊等自然景观，或神奇、壮观，或宁静、优雅。这里，地处高原地带，海拔1900—4700多米，平均气温6—14℃，正是夏天避暑纳凉的好地方。沟内有110多个湖泊，因水的颜色湛蓝而称其为海。9月、10月是九寨沟最美的时候，五颜六色的树木、鲜花，尤其是气势磅礴的雪峰、瀑布及透明的湖水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晶莹剔透的光，让人分外心旷神怡。走在山间小道，听着泉水的声音和鸟儿的欢唱，仿佛置身世外桃源。午后，丝毫感觉不到炎热。峰谷中云雾缭绕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浑身透着清凉。

九寨沟的特产很多，牦牛肉、青稞酒、藏药最为有名。九寨沟里的少数民族很多，最为典型的是羌族和藏族。藏族喜欢唱山歌、吃牦牛奶、喝青稞酒。藏族的姑娘很热

情，对有好感的男孩子喜欢来点恶作剧。说来也怪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在茫茫游客中我被选中做游戏，又莫名其妙和漂亮姑娘拜堂，喝交杯酒，还被几位壮汉抬起抛上空中，以为就此打住了，突然漆黑一片，正纳闷灯怎么灭了，不知不觉衣服鞋子却被人扒光，正想躲避，灯突然亮了，尴尬得不知所措，原来这是藏族最高的礼遇，说明被姑娘看上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碍于是她们的习俗，只好入乡随俗了。羌族有个习俗很唯美，据说女孩嫁了人就一辈子不会离婚，彼此相亲相爱到永远。不幸的是，它们原本有1000多万人口，由于历经特大地震和无数天灾人祸，现在只剩下2万多，这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是凄惨的。但是，他们勇敢、热情、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在，相信他们会过得越来越好……

九寨沟的美，是神奇梦幻的美，深在其中，悠然自得……

诗以言志

妈妈 我准能找到您

文/沈以琦

爱已充塞每一个毛孔
眼泪是梦里相见的催化剂
你定格时
脚下踩着88个冬天

当我颤颤登上一个台阶
在高一个台阶上
你含笑地张开双臂
就这样
我辨别了麦苗与青草

妈妈
我是你大年里脱颍出来的
征途风雪漫天
我敲开一撇一捺的人字
“挺起胸膛走路，冬天不会怕冷”
北风中，我攥紧决斗的拳头

妈妈
你喜欢的那盆春兰

花开在三室一厅的新居里
我们不再羡慕
亨利取回神笛吹出富宅的童话

妈妈
亲情戴天覆地
我会去找你的
或许那时你已经改换了
名字和模样
但我准能找到您

微型小说

春挖蜜蜂窝

文/王顺兰

我们上海农村早先的民房，大多是人字形屋顶的平房，墙是用砖头垒成，一般墙面没钱用水泥粉刷，砖与砖之间由沙灰黏着，沙灰多数成分是石灰和泥，时间一长没了粘性。

风吹雨打，沙灰脱落，砖与砖之间出现了一个个“小凹槽”，这就成了蜜蜂天然的窝。

春天，家家宅基前后左右开着粉红色的桃花，金色的油菜花，黑蝴蝶似的蚕豆花，还偶尔夹杂着五颜六色的杂草花，简直是花的世界。这个季节，既是蜜蜂忙碌的季节，也是我们快乐的季节。

下午放学，我们除了奉家长之命，匆匆割上一浅筐猪草、羊草交差外，更多时间三三两两约好去挖蜜蜂窝。

太阳西斜，劳累了大半天的蜜蜂，沾满满身的花粉，也打算寻找自己的“窝”准备休息了。

这时，蜜蜂就飞到“小洞”最多的墙面，像飞机锁定停机坪似的放缓速度盘旋着寻找自己的归宿。

有时大概被我们小孩的声音、人影惊动，它们一次又一次鬼机灵似地钻进又立即退出来，直至它们认为安全、舒适才算定心。

这一切，哪能逃脱我们“火眼金

睛”。它们刚钻进洞里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用小细棍轻轻地伸进洞里，像挖耳屎似小心翼翼地搅着把它撵出，逼着它退出的当儿，那火柴盒、玻璃瓶、塑料杯早已放置在洞口，机灵的小精灵乖乖地成了“瓮中之鳖”。

捉的次数多了，我们也慢慢掌握了蜜蜂活动的规律了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。

它们喜欢找向阳的、暖和的地方躲藏，我们就等候在有阳光的地方；它们只有感觉安全才肯进洞，我们就耐心地静候它们十分钟或二十分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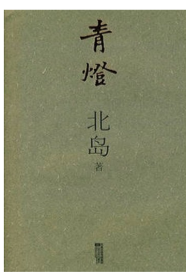
等太阳将要落山，家长扛着农具回家时，我们都藏着“战利品”，挽着草篮子开开心心回家喽！到了家，还不忘偷偷摘几朵花放进器具中，慰劳小精灵。

晚上睡觉，我们像家长呵护小孩一样照顾好枕边的蜜蜂盒，一直让它陪伴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第二天上学，我们都在书包里带上了装有蜜蜂的器具——开有“换气孔”的火柴盒、塑料杯、玻璃瓶，课间拿出比比谁的蜜蜂多，谁的蜜蜂活力足。

春天，就这样在蜜蜂的嗡嗡声中溜走了。

书香盈袖



从前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

——北岛《青灯》

欢迎本区作者踊跃投稿，副刊QQ:2274316579